

20世纪

夏明方 康沛竹 主编

中国灾变图史 (上)



福建教育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X432
X282✓

20世纪

夏明方 康沛竹 主编

中国灾变图史(上)

福建教育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夏明方;康沛竹主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5

ISBN 7-5334-3148-0

I . 2… II . ①夏…②康… III . 自然灾害-中国
-现代-图集 IV . X43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509 号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政编码:35000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13 号 邮政编码:100088)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41.5 字数:24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500 定价: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当我动笔写这篇序言的时候，20世纪还剩下45天；当本书正式出版的时候，20世纪将成为真正的历史。在这样的时刻，从某一个方面对刚刚逝去的世纪作一点回顾和总结，实在是不早不迟，适逢其会。

20世纪是怎样的一个世纪？它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书，还发表了不少的论文，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如果要说得概括和简明一点，那么，江泽民同志的下面这句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的一百年。”（《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这里所说的“逆境”，首先当然是指中国人民受侵略、受宰割、受凌辱、受掠夺、受欺压的悲惨处境，以及由中外反动统治带给他们的极端贫困和落后的非人生活。与此相适应，“顽强奋斗”的主要目标，首先也在于推翻黑暗的反动统治和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以便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前提。也就是说，20世纪特别是它的前半期，使中国人民身处逆境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为摆脱逆境而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属于社会方面的。但是，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又确实给人们带来巨大损失和创痛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自然灾害。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给社会造成的破坏之惨重，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之深切，往往不亚于一场战争。而且，就社会的角度说，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中国人民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不免遇到种种困难和曲折，但毕竟开始走上了“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而自然灾害却并不因革命胜利而稍许敛迹，停止肆虐，它依然残酷无情，作威作福，以一种威力无比的破坏力量祸患人间。直到今天，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仍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紧迫课题。这说明，对于社会的革新和改造，固然要经过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付出巨大的甚至是流血牺牲的惨痛代价，但调适人和自然的关系，改造和战胜自然界中不利于人类的消极方面，则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困难，而且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夏明方、康沛竹等同志编著的《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的出版，是一件令人高兴和值得欢迎的事。因为这本书系统地描述了20世纪我国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情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书收集了近800幅珍贵的历史图片，直观的形象同理性的文字相互印证，既使人从中体察到科学的历史观，又使人从中感受到强烈而生动的历史感。这样一种历史的表现方法，我以为是很值得提倡的。长期以来，历史学界产生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可惜的是，大多是十分深奥又相当枯燥的学术专著或学

术论文。这些论著往往只以同行、专家为阅读对象，结果就大大影响了学术成果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当然，由于历史学科本身的特点，要求所有的学术论著都写得浅显易懂，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不合理的。但是，既然历史学是一门同社会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学问，那么，总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史学作品是面向社会广大读者的，它能够以丰富深邃的内容，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吸引人们的阅读兴趣。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成功之作，本书在这方面继续作了有益的探索。

以往出版的有关灾害史的著作，大都偏重于特定历史时期灾害状况的记录和描绘。本书的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在对灾害状况作客观描述之外，还以更加宽阔的眼光，探求灾荒的自然成因和社会成因，灾荒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与自然灾害作艰苦斗争的情况。这就大大地深化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且把灾荒史真正变成了20世纪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读完这部书，可以使我们强烈感到，不论是20世纪的上半期还是下半期，不论是旧中国还是新中国，自然灾害都给我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由于人民的社会地位不同，组织程度不同，精神状态不同，生产条件不同，更由于政权性质的不同，人们对待灾荒的态度，防灾抗灾的能力和水平，以及灾荒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消极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1931年的江淮大水灾，同1998年的全国性大洪水相比，从灾情来说，后者远重于前者，但后者死亡人数为3004人，而前者则有数十万人为滔滔浊浪所吞没。对于造成如此天壤之别的原因，本书有极为详尽具体的分析。鲜明的对比，使我们再一次领悟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习于遗忘，大概是人类最常见的弱点之一。人们曾经经历过的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各种劫难，当大难临头之际，承受着切肤之痛时，往往惊心动魄，刻骨铭心，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印象也就渐渐地淡漠，甚至对以往的经历不甚了然起来。严重一点的，竟像《列子》中所记的那个健忘症患者华子那样，弄得“今不识先，后不识今”。人类生息繁衍在地球之上，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各种必要的条件。同时，也有降灾肆虐的另外一面。特别是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极大地加强了自然力量的破坏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然灾害正是对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的一种报复和惩罚。可惜的是，自然灾害过去之后，人们往往好了疮疤忘了痛，为了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而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依然到处可见。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时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期望，《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的出版能够在这方面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李文海

2000年11月16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目 录

序言·····李文海	1
一 辛亥风潮——1910~1911年长江大水灾·····	1
患在长江	2
天之祸	3
官之厄	10
山雨欲来风满楼	14
二 生死之搏——1910~1911年东北鼠疫·····	17
鼠疫大流行	18
虎视眈眈的日俄侵略者	21
与瘟疫打交道的人	22
三 泽国·火海——1915年珠江大水灾·····	29
三江齐发	29
水火交融	34
画饼充饥	38
四 汪洋京畿——1917年海河大水灾·····	41
天人交迫	41
水灾惨状图	43
熊督办	54
五 北国浩劫——1920年华北大饥荒·····	59
噩梦今又来	59
饥荒众生相	62
军阀重开战	71
救荒新纪元	75
六 在山走动的地方——1920年甘肃大地震·····	81
长期受阻的灾情报道	82

神的脚印	85
山走了	89
震中区见闻	94
七 淮域悲歌——1921年淮河大水灾	97
大雨大灾	97
悲淮民	100
“复淮”、“导淮”	106
八 天降奇祸——1922年汕头风暴潮	109
灭顶之灾	109
渔村劫变	112
拳拳桑梓情	117
九、饿殍1000万——1928~1930年西北、华北大饥荒	119
西北“活地狱”	119
平原荒象	127
游民、匪患与兵燹	140
十 长江在咆哮——1931年江淮大水灾	149
都市巨浸	150
江村洪波劫	166
淮河怨	174
国民政府水灾救济真相	185
十一 洪流漫卷哈尔滨——1932年哈尔滨大水灾	197
雨气入北满	197
水淹哈尔滨	200
谁挽沉浮	210
十二 百年黄河第一灾——1933年黄河大洪水	215
天河水动了	216
黄河漫决	218
治黄一梦	228
十三 是岁江南旱——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灾	235
天堂炼狱	235
水乡旱魃	240
江南人食人	245
十四 滔滔江河水——1935年长江、黄河大水灾	253
江、河同难	254
水中饿乡	263
治水水不治	267

十五	天府之国乎?饥馑之国乎?——1937年四川大旱灾·····	271
	天府沧桑	272
	饥馑之国	276
	川匪甲天下:从兜米犯、土匪到官匪	285
十六	人祸天灾——1938年花园口决口事件·····	293
	以水代兵	293
	泛区挽歌	298
	“善后救济”	305
十七	海河怒涛——1939年海河大水灾·····	309
	大水浪滔天	309
	天津陆沉记	312
	死城	317
十八	无尽长的死亡线——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	325
	灾区死亡线	325
	赈灾?增灾?	330
	长夜尽头是黎明	336
十九	南国奇荒——1943年广东大饥荒·····	341
	南国无雨又无粮	341
	万幅“死亡图”	344
	如此救荒	346
二十	汪汪潦水农民泪——1947年两广大水灾·····	349
	全线崩溃	349
	赈济:官样文章	355
	水利:虚张声势	358

一 辛亥风潮

——1910~1911年长江大水灾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存在着这么一个怪圈:大抵在每个王朝的末世,总会出现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饥荒和瘟疫,由此引发的饥民起义和社会动荡往往成为这个王朝的天命终结者。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在20世纪初的覆灭,与此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本质的不同,由灾害、饥荒促成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在改朝换代的舞台上显然已不再充当历史的主角。虽然如此,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密切关联毕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发生的作为辛亥革命直接诱因之一的自然灾害,既不是黄河为患,也不是北方的大旱灾,而是长江水灾,是辛亥革命前夕长江流域连续数年出现的严重水灾。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灾害时期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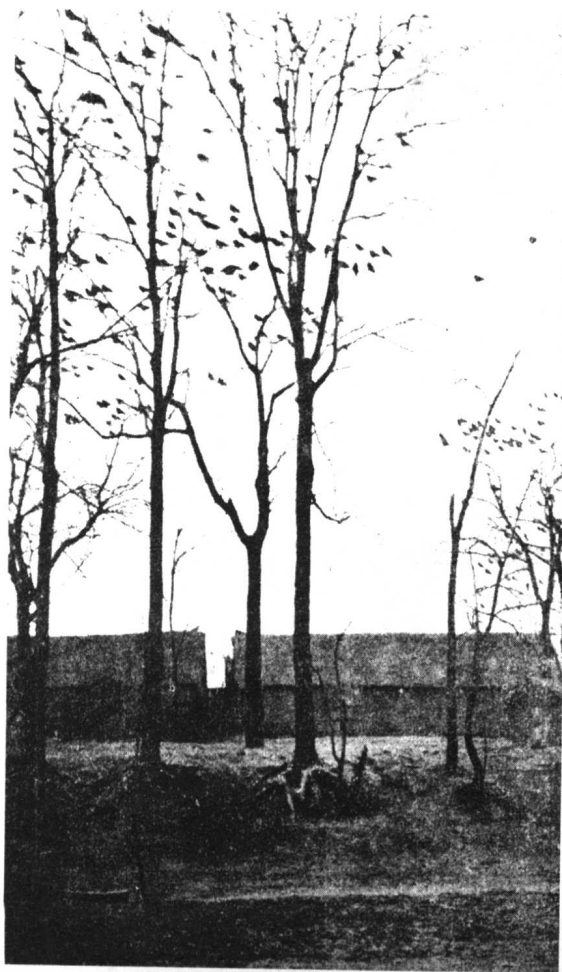
1-1: 当洪水升至时,水头高与肩齐,灾民避水犹如树上的小孩(王伯南摄影,下同)。

患在长江

众所周知,自从长江流域逐步取代黄河流域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中心后,中国的区域政治格局愈发显示出惊人的南北差异,经济上绝对富庶和政治上相对平静的长江流域与经济上一蹶不振和政治上动乱不已的黄河流域,在唐宋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始终形成鲜明的对照。每一个新崛起的王朝统治者都把夺取、控守和开发江南视为存亡攸关的最基本的国

策,并依靠暴戾无度的隋炀帝下令开凿的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吸纳肥沃的长江流域的资源”。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江南的富庶不仅为本区域的政治系统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支持,而且也成为后半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周期不断拉长的重要基础。

时过境迁,历史终于在清代让亨尽江南之利的封建统治者尝到了来自长江流域的苦果。这一结果并不奇怪。因为长江流域的富庶是建立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大开发的基础上的,而这种经济开发又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给开发者带来无尽利源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之中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了愈益巨大的破坏。有清以来,在经济繁荣中人口急剧地增长使人、地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而不得不开发一切可以利用



1-2: 大水过后,茅屋无人,啼鸦满树



的土地。于是，从长江上游到下游，大量丘陵与低地被开发出来，就连湖泊湿地也被围垦了起来，保持水土的植被被破坏，原来用于泄洪的天然渠道被堵塞，创造了富庶的长江要素回它的损失，其结果便是连绵不断的长江水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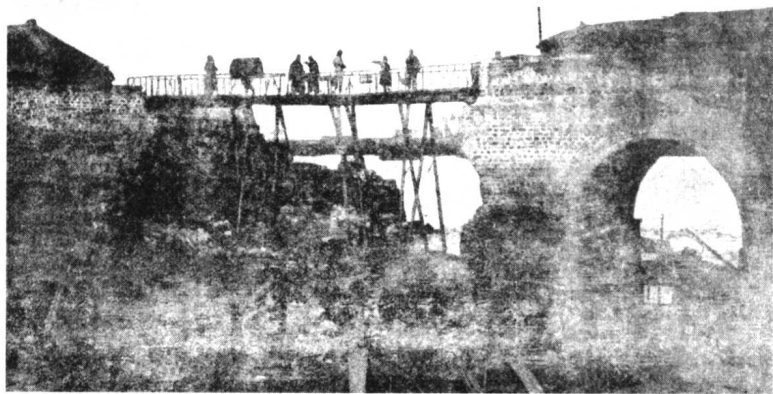
事实上，在历代王朝中，还没有哪一个比清王朝更加注重江南地区的水利建设了，但官民的努力终究阻遏不住生态环境全面恶化之逆流。大约在嘉道年间，亦即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之际，长江流域亦“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短短数十年间，长江即从“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一变而为“几与河防同患”。

历史进入 20 世纪，有关长江流域水灾的记录依然不绝于书。

天之祸

1906 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六年，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洪水灾害的袭击。湖南省则发生了“二百余年所未有”的水灾。从 2 月到 5 月，连续三四个月的大雨使长江、湘江同时暴涨，衡州、永州、常德、长沙四府积水横决，沿岸纵横上下数百里间，汪洋一片，长沙一带淹死不下 3 万人，数十万灾民冻饿交侵，四乡乞食。安徽的灾情也很严重，尤其是皖北的凤阳、颍州、泗州等地，山洪暴发，平地水深数尺，“上下千余里，尽成泽国”。由于长江上游湘、汉之水建瓴下注，8 月间又淫雨为灾，江苏全省八府一州共 61 个州县低处田庐悉遭淹没，各处灾民不下二三百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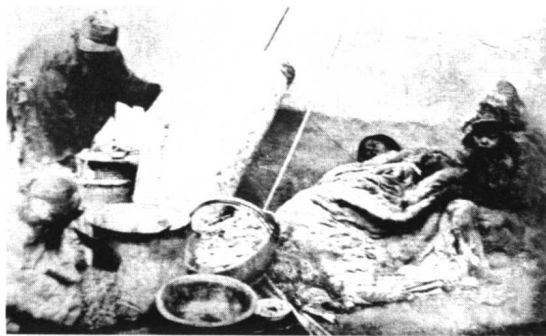
1909 年，稍见平静的长江再一次澎湃了起来。大水冲溃湖南公安县长 400 余丈的护堤，江水直灌洞庭湖，濒临洞庭湖各县的围堤纷纷溃决，全省“非赈不能存活”的灾民多达百余万人。湖北的水灾则延袤六府一州，在武昌、汉口，水灌入城，部分街道积水数尺，居住在汉口后城外济生堂一带的万余家棚



1-3: 临淮东关桥被大水冲毁

户，“既无地可以迁徙，又难以高搭水阁，惟有终日淹没水中，听天由命而已”。

但是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1910年，又一场严重水灾袭击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湖北受灾28州县，江西14州县，浙江三四十州县。安徽省更是江淮并涨，南北皆水。在皖南，排山倒海似的洪水冲垮了宣城、南陵的城墙，连南陵通往宁国府的道路也被阻断。据驿卒说，平日里高约丈余的一凡桥，也只剩桥头在水面上了。在皖北，宿县、灵璧、怀远、蒙城、涡阳等几乎是全县受灾。当时帮助赈灾的传教士罗炳生在报告中写道：



1-4: 断炊20余日，老妇病卧垂危

此次皖北百姓，多言今年灾况为历史上所罕见，以今年夏秋之交之暴雨，实为历史记载中所罕见，故秋禾全数悉被淹没，核其面积约占7000千英方里(18130



平方公里)之广,人民被灾而无衣食者,约有200万。近数月来,死亡之惨,日甚一日。

据统计,安徽全境60个州县中有56个在洪水中挣扎。

湖南全省奇灾迭现。这年初夏以后,先是天寒地冻,继而暴雨狂风。当年6月1日的《大公报》报道说:

湘省自前月二十四日起,天气奇冷,与隆冬无异,是夜竟降冰雹。本月初四、五两日夜,雷电大雨,继以暴风,初六清晨水结成冰,田园蔬果,概被损伤。刻下河水陡涨三丈余,已至城外,倘再阴雨,则城内则不免水灾矣。常德水势因朗江水势陡涨,下南门现已封闭,市面冷落异常。沅江、龙阳、湘阴各县属滨河而居者,此次天雨不止,河水陡至,屋宇概成泽国,牲畜器皿无一存者,死者至数百人。湘潭县连日狂风暴雨,继以冻雪,四乡秧苗均已打损十成之八,非再行下种不可。但夏令而有此朔风冻雪,真奇灾也。

1911年(宣统三年),又发生了面积更大、灾情更重的水灾,灾区几乎包括了沿江一带所有主要省份。

首先是湖北,于6、7月间风狂雨骤,襄水陡涨二丈余,一下子将去年坍塌后费时近半年才新筑成的大堤冲决130余丈,附近州县一片汪洋,人烟断绝。武昌临江的工厂,汉阳的兵工厂、铁厂、炮船厂,以及汉口的租界等,都遭洪水淹没。

湖南自春至夏,雨多晴少,夏末又暴雨连朝,造成湖、江水势骤涨,水淹长沙、常德、岳州等府属地方,“灾区之广,为从来所未有”,最低处水深丈余,较高处水深亦六七尺不等。各地禾稼被淹,房屋倒塌,人畜漂流,损失惨重。

由于湘鄂洪水暴涨,沿江之水陡长一丈数尺,江西浔阳、九江一带田禾多被淹没。入夏后又连日淫雨,南昌、鄱阳等地平地水深数尺,街道行船;余干县境,水位高达二丈有余;抚州、瑞州等地低洼之田,禾稻被淹十之五六。

安徽因上年已是大灾之年,所以春荒极其严重,仅宿州一地,即有灾民27万余口。抵夏后,又大雨时行,江潮暴发,滨江沿河各属,村镇倾圮,庐舍漂荡。特别是长江之滨的无为州,



1-5:失夫之妇，携儿带女逃荒在外



1-6:残留村中的老弱灾民，东倒西歪，奄奄一息



1-7:饥民结队逃荒,日遇数百起



1-8:无家可归的外地灾民,露宿墙外



1-9:灾民用芦柴编织被褥,抵御严寒



1-10:三口之家鹄立河边,河泥没踝,欲返故里却无船

上下九连各圩一片汪洋，水面高及树巅，村落庐舍尽在水中，无数灾民露饿待毙。皖北涡、蒙、灵、宿等县遭灾极重，往往数十里炊烟断绝。直至8月底，长江沿岸还发生了一场暴风雨，铜陵、庐州、宿松等10余州县不少圩地被冲塌，淹没农田总计不下170余万亩。

位于长江末端的江苏省，灾情与安徽不相上下，一方面江湖涌涨，一方面暴雨不绝，全省各地洪水泛滥。南京城内高处水深没胫，洼处过腹及胸，“行人绝迹，商店闭门停市，萧条景象，目不忍睹，间有小舟来往，装运行人以达干土”。

墙倒屋塌，田禾尽淹，牲畜财物漂流不知去向，无数人口葬身水底，更严重的是，成千上万无家可归、无衣无食的下层民众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灾民所过之处，草根树皮皆尽，能吃的要吃，不能吃的也要吃，终于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

张廷襄的《不复远斋见闻杂志》描画了一幅苏皖灾荒惨绝人寰的图景：

宣统三年春，江苏淮海及安徽凤颍等属，因屢被水灾，閭閻困苦，慘不忍聞。灾民以草根树皮为生活，周围数万方里，不闻鸡鸣犬吠之声，已半载于兹矣。自去秋至今，饥毙人数多时每日至五六千人；自秋徂春至二月底，江皖二十余州县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饿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成吃人肉之惨剧，数万之饥丐，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土坑内，刮其臂腿臀肉，上架泥锅，窃棺板为柴，杂以薯糠，群聚大嚼，日以为常。

即便是在长沙这样的大城市，那些流亡而来的灾民，境遇同样凄惨。他们往往横卧街巷，一任风吹雨淋，冻饿而死的，每天多达数十人。



1-11:患难相扶的盲兄弟

1-12:活不得也，哥哥

